

大風

時敏余..... 育教治政麼什談村鄉此如
 莊 耘..... 心放且並慰安了得
 文龍趙..... 成有事近中川聞
 • 料資傳宣與考參 •

維新學社 敵蹤到底還剩多少力量

峯秀嚴..... 人國郎——軍將小
 筆執之震王..... (續・劇作制體集)長隊寇流
 約公屬家人軍征出待優祠宗氏余烏義

85

★ 本期要目 ★



(版原) 刻木思混萬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南京

版出社 大風

如此鄉村、談什麼政治、教育？

余敏時

編者按：在持久抗戰的大熔爐中，我們將眼望着老大中國一切無雜、污穢、腐敗的渣滓被毀滅；而且希望連這樣的文章最後也像無用的渣滓不衛生的垃圾一樣被清除出去！我們一定要比現在更加強百倍的忠誠與努力，做到那樣的地步。

在「牢騷」尙被血性人士用爲「投槍」鬥爭的時候，期待新生中國的到來，我們每個人都有必要與責任應重新加一番反省，更應重新堅強本位的戰鬥！

我十幾年沒有回家去看看鄉村新年景象，今年正月初四回家，村裏人忙忙碌碌，從大年除夕起，拜神、拜佛、拜祖先、拜年、放花爆、燒紙燒香、走親戚、吃酒吃肉、迎燈、賭博，一直忙到元宵，那裏曉得什麼國難，什麼抗戰！

他們這樣拜，那樣拜，除掉人與人一拜（拜年）外，爲的是祈禱一年平安，人和家畜的平安，他們是靠天吃飯，靠菩薩保佑，所以要拜菩薩，此外什麼平安不平安，似不在他們心中！

我們村裏，於一般鄉村固有的年景以外，還有一件新鮮事情，說是燈頭老爺，這幾年大顯神通，有求必應，去年夏天，鄰近三村豬瘟大發，一經祈禱，立刻生效，且能預言村人禍福，又能爲人治病開方，尤其是用的藥，味味對症，於是一傳十，十傳百，這種宣傳作用，比政治工作隊，喊口號，貼標語，着實來得有效。所以今年香火特別熱鬧，燈亦特別來得多！

我聽了這樣一大篇陰陽怪氣的鬼話，祇好歎氣，歎什麼？——嗚呼政治！嗚呼教育！嗚呼老百姓！

我們談什麼政治？簡單說：就是對人；談什麼教育？也是對人；離開人，還有什麼政治教育可言？而今竟如此，竟有這樣多的人——愚人，我們中國好在人多，但是這樣多的愚人愚民，又有什麼用處呢？

義烏余氏宗祠

優待出征軍人家屬公約

- 一、中籤出征軍人每人由本宗祠撥出祀田一石給予出征軍人家屬耕種至退伍回家之日爲止
 - 二、無田可給者改給租金每人每年十元祠租不敷時由某捐助貼補
 - 三、在營逃回者追繳其所種之田及租金
 - 四、抗戰陣亡者繼續耕種十五年並送陣亡人神主入祠致祭給卹
 - 五、抗戰受傷致成殘廢者給種終身
 - 六、出征軍人於出征之日在本宗祠內舉行祭祖授田儀式
 - 七、受田家屬於受田後每年春秋二祭應酌備祭品邀同祠堂理事致祭祈禱祖宗英靈保佑出征人
 - 八、祭品務從節儉 肉一斤 酒一壺 香燭紙錠如儀
- 本公司於祠堂理事會議議決後呈報縣政府立案
出征祭祖授田儀式
預備簡單祭禮：香燭、紙錠、不用葷牲。

贊禮

- 一、祠堂理事代表人 就位 香案前中
- 二、出征軍人 就位 香案前中
- 三、祠堂理事及鄉保長 就位 香案左側
- 四、來賓 就位 香案右側
- 五、代表人率領出征軍人上香 行三拜禮

我在村裏，總算是一個知識分子，亦可稱為一個先知先覺，三十年前就拋開書院生活，（麗正書院金中前身）到杭州去讀洋書，（求是書院改浙江大學）拿出賈租，在村裏辦了一個新式小學，勸人進學堂，不要讀經書，做八股，勸女人不要纏足，勸農人興修水利，不要接龍求雨，勸人在山裏培養森林，保護水源，不要爬柴，損害山骨，誰知事隔三十多年，你爲我，我爲我，任憑你什麼知，什麼覺，於村裏羣衆，絲毫不生影響，這一回，看看鄉村年景，亦可說鄉村文化，好像倒退六十年！一個燈頭老爺，弄得活靈活現，大有紅燈照義和團那套把戲都可以鬧出看看樣子。

政治與民衆，向來不發生關係，老百姓不殺人命不會進城找大老爺（民國以後打出人命亦不去找化幾百塊和了就算）大老爺不追錢糧，亦不會差人下鄉找老百姓；（現在要找壯丁找救國捐與從前不同了）本是風馬牛不相及！中國鄉村，尚在無政府狀態中。可是很奇怪的，上年一大隊政工人員，做了一年政治工作，何以在鄉村裏，也是絲毫不生影響呢？這種政治，要他做什麼？這種學校教育，要他做什麼？請政治當局，教育當局，着實給我一個答覆！

我在村裏，自信有點力量，可以克服他們，說句話多數肯聽，亦可以把燈頭老爺，拿來付之一炬，不過話要說回來，假如他們問我，一年平安，一村平安，叫誰來負責保險，我是沒有說話可以答覆，沒有方法，可以安慰！（求神拜佛是心理上的安慰）。但在文明國家，當然是政府的責任，至於妖言惑衆治病開方又是政府應該管的！

我們浙江政府，年年向人民徵收治虫經費，這筆錢，不拿來治豬瘟，辦個豬瘟研究所，這算什麼政治？我們浙江政府虧空七千多萬一筆大債，沒有替民衆設立一個病院，還要嫌壯丁毛病太多，這算什麼政治，我要請政治當局，給我一個答覆！

我們鄉村，離城四十里，一個山僻地方，風氣閉塞，政治力量，不能深入，說亦難怪，我再看看縣城附近地方，烏煙瘴氣，誰知亦是如此，中國鄉村試問那一處不是如此呢？

六、代表人訓話

立香案前偏左

七、出征軍人聽訓

跪香案前正中

訓詞 你要替國家盡忠出力替祖宗爭光榮。不要怕死。不要逃回。不要投降。

答詞 敬遵教訓

八、授田 代表人雙手捧授田證書給予出征人出征人

雙手接受起立

九、禮成

（授田證）出征軍人某某某誓願出征爲國效命忠勇可嘉謹以某某某處祀田一石給予出征軍人家屬耕種其敬謹接受毋違祖訓此證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祠堂理事代表人 簽名

理事 簽名

編者按：「優待出征軍人家屬」，這號召是動聽的，但如果僅僅是一個動聽的口號，久而久之，便不動聽，！不，動聽還是動聽的，却變爲了「動聽的諷刺」！至少在「到外村去乞食」或拿蕪菜來擔肚的出征軍人家屬們底耳朵裏是這樣感覺的罷！

可惜這號召遍及各地以來，使這號召成爲確有充實內容的，似乎！！似乎還是很少！

於是，當我看了「義烏余氏宗祠優待出征軍人家屬公約」以後，我很感動，感動於義烏余氏諸同胞對出征軍人家屬的切實關心，對抗戰建國的切實關心！

我希望到處每一姓氏的人們都能够實實在在這樣做！

得了安慰並且放心

耘 莊

今天上午九點多鐘，雇了黃包車離開××縣城，十點鐘到火車站，在城內打聽的是午前十一時有火車開到××，但結果却要到下午三時才有車。至小茶館中坐得有點不耐煩起來，於是和同行的二人決定到附近的村莊上走走，而且也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一走走到×××，路上行人很少，見到我們的似乎都以神奇的眼光注射我們。我們走進了一間祠堂裏，和幾個在那兒削木頭的幾個在那兒看削木頭的老百姓談起閒天來，知道那兒都是一姓，只有四五十戶人家，也有一個學校，就辦在這祠堂裏，要到廢曆正月底才能開學，只有一個先生，雖然說是學校，其實是蒙館。後來談到了抽壯丁的事，這村裏被抽的共有三人，都是窮苦人家，內中有一家，家屬竟弄得在求乞度日了。我們要他們陪去看看，可是他們不大願意，似乎有「這種討飯的人家看他做什麼呢」的神情，內中有一位是保長的父親，這是後來曉得的。經我們竭力的要求，總算有一位陪我們去了，人沒有在，到外村求乞去了。為國家出力，到前線殺敵去的，原來是做裁縫的，家裏留着一個老母，二個弱弟，二個幼妹，現在兩個幼妹已被賣去了，一個老祖母帶領着兩個小孩子到外村求乞度日，我心裏想像那

一幕求乞的情景，真是說不出的難過。由隔壁人家出來開了他家的門，我們向裏一看，只有一腳盆的蕪菜，此外便是七零八落的破物件。四五十戶人家對於一位同村的而又同宗的出征將士的家屬，毫無同情，毫無救濟，是從他們的言談上和當前的事實上可以很明白的看出來的。後來我們要求他們去看看另外兩家出征軍人的家屬，可是無論怎樣沒有人肯陪，再要求他們陪到保長家裏去，也沒有肯答應，費了許多口舌，總算有一個人陪我們到保長家裏。保長出門去了，會到了保長的父親，原來就是剛才在祠堂裏會到過的，留着短鬚，拿着篾打的手火爐的那一位。我付了他兩塊錢，鄭重的請托他轉交給那位在前方殺敵的出征軍人的求乞的家屬，我們一行人便悄悄地離開那村莊。

我做這件事，並不是以為可以解決出征將士家屬的生活問題，也不是以為可以解決這一個出征軍人家屬的生活問題，甚至於多少總可以給這一位出征軍人家屬生活上一點幫助的心也沒有，只是因為我們想過去，

恐怕這求乞的老太婆和小孩子的心理是這樣想着的——也許只是我的幻想——人類的同情心是汨沒盡了，整個的人類將要遭大劫，也許整個的人類將從此滅亡，至少中國！我的所以要給他們兩塊錢，只是為的給他們心裏一點溫暖，知道同情心在人類中還沒有消滅盡淨，如是而已。

這件事給了我不少的安慰：本來，農村裏的人比都市裏的人，在宗法社會裏對同宗的人比對其他的人，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比受過教育的人，總要厚道些，樸實些，富於同情心和互助心，比較的講信義和人道，而今天竟如此，那麼我對都市裏的人，一般人對於無干係的人，以及知識青年的澆薄，淫奢，自私自利，絕無信義和人性，也用不着傷心懊惱了，因此得到了不少的安慰。同時，對這件事，我又覺得很放心：我沒有見到他們，他們也不認識我，他們決不會因此而恨我，誣滅我，甚至殺害我。即使他們查到了我，因此而恨我，誣蔑我，甚至殺害我，我也不會感到痛苦，因為我不認識他們，也不曉得他們的名字，我不會曉得恨我，誣滅我，殺害我的就是他們，所以我對於這件事是做得很放心的。

三月十一日夜

註：租稅係從一般會計部分內挪用之三億一千八百三十萬一千元，與「華北事件特別稅」之七千五百五十七萬一千元之合計。

日本臨時軍事費財源之比率

費目	昭和十二年	昭和十三年
臨時軍事費	二、五四〇、〇七七（千元）	四、八八六、五九一（千元）
公債	二、四三四、〇五四（千元）	四、四五三、四八一（千元）
比率	九五、八二%	九一、一三%
租稅	六六、五四八（千元）	三二七、九二三（千元）
比率	〇、二六%	七、六%

這樣的「生財之道」是否有辦法，日本是否有力量承當這樣的大量消耗呢，這是大或問題的。

日本自法西政府抬頭以後，所謂財政，可說全以軍事支出為中心的財政，其收入呢，可說是以公債為中心的財政。開戰以後，所謂「事件費」的募集大部都靠了公債，而過去的日本公債，一年年積累下來，每年公債數字祇有增加，等到對華戰事開始以後，總計日本所發公債，截至前年年終，已在一百四十億元以上，相等於全部的國民收入，一九三七年所謂中國事變費下二十五億元軍費中，預計從公債方面設法的是二十四億元，佔總數百分之九十六之譜，再加上預定正規預算中應發的公債九億六千七百萬元，那末一九三七年發行的公債，合計已有三十三億八千萬之鉅。

一九三八年預定四十八億元戰費中，其中四十四億五千萬也賴於公債，（佔百分之九十一強）該年正規預算中公債部份是八億六千六百萬元，合計是五十三億二千萬元

之譜，再加上一九三七年未發行部份（十二億），那麼一九三八年應發公債總額就有六十六億元之多，（連一九三七年發行者總共達八十七億元）。一切增加預算尚未算在內。

這大量公債，假如按月攤派，每月發行額至少是五六億，打個六折也在三億元以上。這樣繼續發行，日本民間是沒有法子承受的。我們事先估計：日本國家公債的發行向為日本銀行承銷，根據從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三月止，四十一個月間承銷公債三十億元，結果售出二十九億之經驗，每月的實際承銷能力約為七千萬元，與現在的要求相差甚遠，而況那時它各種條件都比現在為強呢？現在事實證明我們估計並沒有錯，據可靠統計，公債消化成績：在一九三七年度臨時軍費預算中的二十四億元公債，結果僅發行了十五億，還有正規預算中的公債九億六千七百萬元，僅發行了七億三千元，未發行額十二億元。一九三八年度公債額合計應為六十六億元。而今年一月中旬日本銀行公佈：一九三八年一年內日政府發出去的公債共四十三億三千萬元。售出者三十六億五千一百萬元。消化額等於發行額的七七%（編者按：路透三月二日朝日新聞稱：本年度之公債，尚有二十四億五千六百萬元未能發行。）日本經濟學者旬刊又說：「公債未發行額，並非不要，乃由於生產力不足。」（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該刊）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大事增稅，一九三七年度二十五億的中國事變費，其中一億〇二百萬元是第七十二屆議會通過的華北事變特別稅中得來，一九三八年度四十八億元預算中，第七十三屆議會又決定以平常年度三億元的增稅來獲得。

第一次的增稅，內容包括增加所得稅，（把法人所得加 $\frac{1}{2}$ ，利息所得加 $\frac{1}{2}$ ，個人所得加 $\frac{1}{2}$ ），臨時利得稅加 $\frac{1}{2}$ ，此外凡股息所得超過年息七厘，國債利息所得超過年息四厘，地方債公司債超過年息四厘半，超過的部份都要值百抽十。及創設特殊消費稅（對於樂器，照相機留聲機，與其零件附屬品等等，均征收值百抽二十的消費稅。）以上兩種增稅原說期限一年。

所得稅方面，從百分之五加到百分之十五，徵稅率不能不說高，對於特殊消費稅的開征，數目有限，由此更可以看出敵人財政當局對於財源的搜刮，已到了羅掘俱窮的地步，即使費盡心機，這兩種稅的結果，政府所得不過一億元多些。

第二次的增稅方法，是把上面暫定一年

爲限的增稅一億元所得加以無限制延長外，再從別的稅上加征二億元。(一)把個人所得課稅的最低限度減低爲一千元(原爲一千元)稅率爲百分之十。(二)加征所得稅，法人資本稅，砂糖消費稅交易所稅。(三)開征事變利得稅，葡萄酒稅，火柴稅，對汽車電車乘客課以通行稅，對遊藝場入場券課以入場稅。分配爲(一)所得稅一億二千萬，(二)臨時利得稅三千萬元，(三)逾額盈利率稅四千萬，(四)債券利息特別稅二百萬元，(五)法人資本稅四百萬元，(六)砂糖消費稅一千萬元，(七)特殊消費稅六千四百萬元，(八)通行稅七八百萬元，(九)入場稅一千萬元，合計約三億元。

一九三八年年度四十八億戰費預算，能從租稅方面得到的至多三億元，即十六分之一，這三億稅收，包含了許多日常必需品，其限度已擴張到最高點，這說明了日本的租稅政策亦已到了絕路。

日本過去的作戰費用，甲午之戰爲二億零四十七萬五千元。日俄之戰爲十五億零八百八十三萬二千元，世界大戰爲八億八千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元。這次對華侵略戰，不過持續一年半，其已用未用的預算在百億以上。(才滿五個月時戰費大於日俄戰爭的負擔已五五分之二，至今年一月底已用去八十八億。瀋陽事變至二十六年底也才用去十四億五千萬元。)億
本年度(一九三九年度，本年四月一日

至明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日本一般會計預算，又經於今年二月十四日通過於下院。三月七日通過於貴族院全體會議，已告成立。這次制定的預算額，總數是三十六億九千四百

七十五萬二千元。比去年預算增加一億八千零二十三萬一千元，其內容如下(單位千日元)：

費別	經常費	臨時費	合計
皇室費	四、五〇〇	三四、九四一	四、五〇〇
外務費	二〇、五五三	二四三、八〇一	五五、四九五
內務費	四七、八四一	二四三、八〇一	二五一、六四三
大蒙費	八七〇、七七九	四三六、〇七一	一、三〇六、八五〇
陸軍費	一八三、六四三	三一二、〇六八	四九五、七一二
海軍費	二八七、二一五	三六六、七二六	六五三、九四二
司法費	四八、四五三	四、二一七	五二、六七〇
文部省	一三八、四一二	一七、二七四	一五五、六八六
農林省	四四、六五五	一〇〇、二四八	一四四、九〇三
工商省	八、二五四	六八、一三九	七六、三九四
逓信省	二二七、三三八	五〇、九九五	二七八、三三四
拓務省	二、六九八	四三、九四一	四六、六四〇
厚生省	七八、四五三	五三、五二三	一三一、九七七
合計	一、九六二、八〇一	一、七三一、九五二	三、六九四、七五二
其收支概況如次(單位千日元)			三、六九四、七五二
歲入之部			三、三三〇、〇〇〇
經常部	二、三七二、八二五	〇〇圓亦同時通過。	
臨時部	一、三二一、九二六	以上兩預算總額達五十億圓，「至於特別軍事預算」，據美聯東京二月十四日電：「達六十億圓，尚待提交國會」。	
普通歲入	四二八、五二八	這樣，一九三九年底日本的全部預算當	
公債收入	八〇九、二三七	在百十億以上。	
上年結餘	八四、一六〇		
合計	三、六九四、七五二		
歲出之部			
經常部	一、九六二、八〇一	照歐戰時德國戰費最高時等於國民所得	
臨時部	一、七三一、九五二	百分之八十五點三，假如日本的國民所得爲	
合計	三、六九四、七五二	一百二十億，(八年前是百零五億)亦祇能	

籌百億之數，然而日本國內資金已非常枯竭，準備投資滿洲華北者亦需五六百億，可見即以最大限度而論也所餘無幾了，所以這許多錢的來源，還是非靠增發公債，增加租稅不可。從來它戰費的九成來自公債，現在公債的推銷却已達飽和點。據日元老高橋是清估計，日本公債如發到百五十億，日本國力便完了，現在高橋已故，日本公債早已超過這限度，至一九三八年年底止，公債總數已由九十億劇增至一百八十億，而且二月十三日衆議院會議通過一九三九年預算時，民政黨前田說「過去公債應發未發之數，一九三六年度四億八千萬，一九三七年度十億七千萬，一九三八年度十六億三千萬元」，可見過去公債消化力已微弱至極。

（按中日戰爭開始至去年下半年，中國舉債為國幣十五億，日本同時舉債為日金七十億，比中國多至四倍，如取中日兩國迄今為止之國債總額比較，中國約為國幣六十億，日本約日金一百八十億，比中國大出三倍之數，據此，每一中國人之國債負擔為國幣十三元，每一日人之負擔為日金二百六十元，兩者相較，中國每人負擔祇有日本人的二十分之一，在戰前，每一中國人之負擔約十元，每一日本人之負擔約為日金一百六十元，以此相擬，則得一與十六之比，換言之，中國人民因戰事增加之負擔不過三元，日本人因對華侵略之故每人對國債之負擔則突然增加日金一百元，日本國民經濟力已如此可憐，無怪再不能消納公債了。）而新公債還是有增無已，（編者

按：據朝日新聞稱：明年度應發之公債又達五十七億三千二百萬元。）這叫日本人民如何受得？

至於租稅，縱使再加，也還是沒有辦法。在過去十八個月間，日本所增的租稅，前後兩次，不過四億元，去年日本租稅收入總數也不過二十億。據一月間東京半官方面消息，日本大藏省現在又擬設法戰後第三次增稅二億元，預備增加的（一）經常部門有：所得稅，農業收益稅，資本利息稅，交易稅，酒稅，糖消費稅，織物消費稅，遺產稅，地租，關稅，印花稅，專賣局利益稅等，（二）臨時部門有：臨時利得稅，利益配當稅，入場稅，物品稅等。預算特別營利稅可增八千萬元，公司紅利稅可增八百萬元，商品稅可增三千六百萬，公債利息稅一百萬元，糖消耗稅一千萬元，非酒類飲料稅三萬元，房屋建築稅二百萬元，印花稅一百萬元，在增稅新議案中，對商店，咖啡，可可，肥皂，牙刷，玩具，電汽用具，鮮果，皮貨，汽車，米酒，兌換券，茶葉，盆花，毬子板，上等絲織品，連新娘服裝都將徵收及增加新稅。酒館亦將徵收筵席捐，物品稅已實施者共四十七種，本年增多廿三種，可說已無物不稅，可是結果縱算它比去年多上二億，總共也不過廿二億稅收，無異杯水車薪，真無濟於大體！

收入的預支，至於增加間接稅，是普通民衆的負擔更是顯見事實。歐戰給我們教訓，大凡戰費的籌措，注重公債發行者，雖然列入戰勝國結果在國家財政經濟必然極端惡化，與戰敗國同其命運。而日本賴以籌措戰費者如上所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公債。公債是日本銀行承銷，戰事越久，社會上吸收公債的能力越少。

日本銀行除此濫發的公債充當紙幣發行準備金採用通貨膨脹的方法，增發紙幣圖以一紙向民間掠奪一切勞動力之結果救急以外，就沒有第二條路。

一九三七年七月紙幣流通額十五億八千萬，八月：十六億六千萬，十二月：十八億三千萬，至去年六月為止，紙幣發行總額（包括日本銀行朝鮮銀行及台灣銀行）達二十二億五千多萬，到去年八月，據英國「經濟家」雜誌統計劇增至三十億七千一百萬元。竟超過一九二七年日本經濟大恐慌時代的情形。準備薄弱，（超過金準備所允許發行之數額四億零七千六百元。）市面又不需要如是之多，於是步戰時馬克之覆轍幣值大跌而物價暴漲，社會經濟起了大恐慌。日本零售貨價的指數，在開戰一年內，上升了百分之十五。生活費指數，即以價格沒有大變化的項目而論，也上升了百分之八，其中據東方經濟家雜誌統計：燃料增加百分之二十四，而衣服增加百分之三十一。東京批發價的指數最近一年截至一九三八年七月中增加百分之三十，其中紡織品增加百分之六十，五

金增百分之八十，而其中如鉛價一年來則增加三倍，錫價每一百公斤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之四百八十三元七十五錢增至一九三八年七月的一千二百元。政府結果須付更多的紙幣才能購各種必需品，於是惡性通貨膨脹的危機便日深一日了。

爲了儘一切可能減少危機，所以日本自開戰以來，便企圖限制家常消費，積儲金銀，以換取所需外幣來購入必不可少的軍需品。於是就大禁止貨物的輸入，即因輸出而輸入的原料也在被禁之列。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泰晤士報統計：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國外貿易巨額的虧損總數爲六億四千一百萬元。到一九三八年同期便減少到了一億九千九百萬元，這就是由於減少了七億五千九百萬元輸入（百分之三十三）以應辦三億一千四百萬元輸出萎縮（百分之十九）之結果。和平工業生產者不能作「無米之炊」，輕工業只好停止生產，現企業之停閉者不下數萬處。祇去年六月間的停業者即達百分之四十九。於是失業人數劇增，（完全失業者已達二百萬，半失業者達三百萬人），輸出大減。對第三國的純輸出逐月減少，據池田的報告：「自一九三八年前五個月日本的輸出十億六千八百萬元，而其中實際輸入到非日本區域的祇有五億八千三百萬元，比一九三七年同期的輸出減少百分之三十五」。而據另一統計：一九三八年一月至十月間，日本純輸出額十二億餘，比上年同期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單七月份的輸出額則比前年減少百分之

五十二點五。雖然因輸入同樣的減少，同時入超僅五億元左右，但輸入的減少主要的由原料的減少，那又使將來輸出更爲減少，日本輸入能力更日益減退。

日本東挖西湊，終無所是，所以最近又實施總動員法第十一條：（一）運用國家權力干涉企業利潤的處分及資金的自由轉移，（二）禁止資本投於日本政府認爲不是急需的產業部門（三）強制金融機關投資於緊急事業，如軍需工業及戰時工業，「九一八」以後，日本工業發展，即偏於軍事工業，「七七」以來這種跛行的趨向，更加增進，這是一般工業日漸衰退的一大原因，現在更以國家權力增加這種趨向，今後一般小工業完全停頓也將充大規模的軍需工業之犧牲品了。

而這樣濫發公債，增徵租稅，濫發紙幣，以及竭盡經濟上各方面的統制，還是不足以應付戰爭的大量消耗，購買外國的軍火及軍火原料，是需要輸送現金到外國去的。那麼日本的現金到底有多少可以向外國輸送的呢？——

據七七事變時，日本第七十一次議會開會時日本政府提出的估計：日本國內所有存款，連日本銀行的紙幣準備金四億五千萬元在內，共十三億。（是否事實姑且不問。）民間存款爲八億五千萬元左右，但這是日本政府使用盡了方法去搜求也難以到手的。此外，便是新金生產，日本不是產金的國家，平常每年產額最多不過一億五千萬元左右

。現在日本有所謂產金五年計劃，據樂觀者估計到五年以後，在日本在朝鮮在滿洲金的出產數可以到年產五億元，但這不過是計劃。照預定一九三七年計劃一億九千萬元，一九三八年生產二億五千萬元。但依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日本銀行總裁結城豐太郎在關西銀行大會報告，這並不能實現，另據估計，他現在的金產額每月仍祇有一千五百萬與二千萬元之間。

在同年八月間日本銀行金準備又會再評價，把四億五千萬之準備評價爲十二億一千三百萬元，把八億一萬萬元（約合二億二千萬美金）留作日本銀行的準備金，其餘便作現送之用。（銀行準備再評價有其技巧作用！割出準備金之一部以作黃金現送之用，和擴大紙幣發行的限度。方法是這樣，將當時的日本銀行所存的準備四億四千六百萬評作十二億一千四百萬元，將日元的金比價減低，由每日元的金比價七百五十克厘，減低爲二百九十克厘。日本政府由此獲得七億四千七百萬的再評價利益，在這十二億一千四百萬元中，割出八億一萬萬元爲銀行準備金，餘四億一千二百萬另立金資金特別會計，以爲現金輸送之用，準備金實際上是明明白白減少了，而名目上反而增加了三億五千一百萬準備的紙幣發行能力，而且特設的金資金又可作公債的購買，這是日本政府利用民衆對貨幣的錯覺而玩的一套乖把戲。）

照日本自己的說法，存金十三億，新金年產總算二億；其中原來銀行準備再評價爲

十二億一千三百萬元，共計二十三億六千三百萬元，再除去留為準備者，結果日本存金在戰事開始時全數為十四億六千二百萬元。現在再就各方面數字我們來推算他已經用去了多少。

一九三七年一年間，日本入超為六億四千萬元，這是載諸國際貿易統計表內的。以外軍需品之輸入與專利權之買入則係秘密性質。故去年一年間，日本國際貸借至少須付十五億左右之鉅款。則日本所有現金，全部輸出，尙感不敷。所以，到如今，據一般估計，日本銀行準備金和新產黃金，以及搜刮部份都已送完了。單對美國黃金輸出而言，據美國聯邦準備庫公報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報告：「溯自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迄今茲，日本黃金輸入到美國者前移共有三億五千七百六十萬美元」。按日本對美匯價每百元最高二十九元，則三億五千七百六十萬美元約合十二億三千萬元之多，概括的運出，我們現在再就國際間可靠統計加以推算。

據池田的報告：在一九三七年間黃金現送達八億六千萬美元。則存金剩餘祇六億零二百萬元，一九三八年後戰爭規模愈擴大，需要軍需品愈多，現送多少，全數雖未可知，但絕不會比上年少。而對外貿易仍為鉅額之入超，至軍需品之秘密輸入，暫置不論，而入超則為世人所共知。日本去年上半年之入超為一億九千五百萬元，然這是包含對華對偽滿貿易在內，日本對該兩部貿易，素來為出超，然中國被佔各地與偽滿，現被日本強

拉入「日圓集團」之列，日本對該兩部出超，則所得者為偽鈔而非現金或外匯。故日本之對外貿易，由獲得外幣一點上說，須將中國與偽滿兩部除外，若將該兩部除外，則日本去年上半年入超，共為三億八千九百五十八萬五千元，即將近四億元。此四億元入超，需要現金兌賬。此外如（一）加上秘密的軍需輸入（二）減去新金產額之一部（因為祇有半數），則總數事實上將超過存金數額。因此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日本內閣會議時又從日本銀行名為八億一百萬元準備金中劃出三億元為特別交易的外匯基金。換言之，這就是要將日本銀行的現金準備用來作輸入軍需原料的支付了。可見存金新金及搜刮民間存金（至少在八億以上）都已送完，而且這三億元，據二月七日海防「郵報」載稱現在亦已告罄。是以大覺恐慌，急於今年初加緊外匯統制，頒四項辦法：（一）凡請領外匯者，須於四個月至六個月間歸還政府，其歸還之法，即以從外國購來之原料，製成商品，俟輸出之後，以所售得之外匯，還諸政府。（二）自今年起，無論何人，如非向政府提供保證。其所請領之外匯，確為購買原料，而將來製成之商品，必可換回外匯者，不准其領受外匯基金之貸款。（三）國際貿易商人，如在國外確有外匯之債權者，可以之作為請領外匯之抵押品。（四）向政府請領外匯，務須繳納利息，其利率前本為一厘至二厘。自今年起，提高至二厘或三厘，由此可見其窘態。

最近日本竟在東京偽造中國中交三行法幣運華，第一批為三百五十萬，企圖以偽鈔搭入偽機關僑員及士兵薪金及工廠工資混用。以遂其搜刮目的，更可見其一窮兇極惡。而事實上今後日本現金輸送還非全靠刺下來名為五億一百萬元的銀行準備金和新產黃金及民間的再搜刮不可了。

各種統計告訴我們，日本現金輸送每年要增一億元，現打個七折，算二億元，再假定以後保持這狀態不再增加，而且假定年產新金也二億，兩者對銷，那麼每年黃金現送照一九三七年的樣八億六千萬美元，要全靠準備金五億元和向民間搜刮來對付，民間存金縱使（一）過去搜刮去的不算（二）完全被國家取去的話一共也祇八億五千萬美元。這十三億五千一百萬美元的存金，再不到兩年就早會現送淨盡，那時無論政府人民，誰也不會再留一絲毫了。至於日本在國外沒有變成現款的投資，估計為十五億，這數目大部分非流動資金而是不動產或已成的商品，如為要現錢而非變賣不可，自很難在賤估的情形下，實現上述的那個數目，縱使能，也還不足兩年黃金現送的數額。所以無論日本怎樣會想乖主意，也無法使戰事再持久比三年更多到多少的地步，那時黃金現送不能繼續，外匯停頓，還動得什麼呢？白崇禧將軍說再抗戰三年，日本一定潰敗，這是有正確理由的。

（附）另外西外統計足供參考：

（一）據泰晤士報記者估計「一九三八年夏季以後日本祇剩黃金九千五

百萬美金可以運出，即令日本不和蘇聯作戰而需要激增，這筆黃金，也只能勉強支持過今年（一九三八年）而已。

(二)英國曼徹斯特衛報駐東京記者報告「在一九三八年年底，日本所有的準備金，縱然有也很少可能超過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幣，約合美金四八、〇〇〇、〇〇〇磅，由於日幣係難以掉換者，所以這筆準備金的功用，可說是最後的金子了，而在這最後的存金中，尚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日幣已撥作鼓勵輸出的週轉資金了。」

(二)物力

如果以他先天秉賦來說，那是根本說不上什麼的。日本面積（包括內地及殖民地）二十六萬餘方里，僅及我國的十六分之一。農作地約佔全面積的百分之三十五，祇四萬方里左右，食糧且不能自給，每年須從中國暹羅越南輸入大量米麥，戰事發生以後，全靠人工的日本農業因大批青年農民被動員去服兵役，就必然更使農業品生產減退。專以稻米收成而言，去年較前年就少四百萬担，（日本人口七千一百餘萬，日本人平均每人之米量民國二十一年，即昭和七年，最不景氣之年為一石零一升四，二十三年最豐收後之一一年為一石一斗四升八，我們以最低數一石零一升四計，一年食糧亦需七千二百萬石

，本國內生產平時祇三千萬石，由朝鮮台灣移入一千五百萬石）。農業品價格的暴漲，更可以說明日本農業生產日減之甚。據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朝日新聞載，在過去一年中一般物品的價格漲高到一倍半以上，（自每磅二十二錢漲到每磅五十錢，葱的價格自每磅十八錢漲至每磅五十錢。）

以言工業，日本依然脫不了手工業形態，據國際勞動局報告：日本全國參加工業生產的工人約有五百五十萬，其中在小型作坊中的有三百五十萬，在中小工廠中約佔一百五十萬，在大工廠中約僅五十萬。日本軍需工業軍器尚不能自給，單就英國賣給日本的軍火說，一九三三年度共值四五、一八七磅，一九三六年度為二五、七二九磅，一九三七年度增至五八、七八〇磅。（英國商務部

大臣史丹來報告）法、美、德、意賣給的數額當大於此，至於工業原料就以號稱發達的紡織業而論，棉花羊毛均得仰給於美國印度澳洲和中國，談到軍需材料，仰給於外國的數量更多了，石油，日本在平時每年銷費約三百五十萬噸，自產的不及總數十分之一，戰時每年至少須向外購入二百五十萬噸，此外鋼、鐵、錳、鉛、鎳、鋁、橡皮、火酒等均不能自給，現在，關於它軍需原料的自給程度，試給根據各專家估計加以論證。

據英國愛曼尼博士的「原料戰略論」，舉出在國防上所必需的原料資源，約有二十種，日本經濟評論專家有澤廣已曾於一九三六年發表論文，說明日本對各種原料的自給率如下：

原料名稱	自給率	另據一般統計生產量(噸)	戰時需要量(噸)
石油	一七%		
銅	九二%		
鋁	五四%	六四〇〇	六〇〇〇
錳	二五%	三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橡皮	沒有		
錫	三四%		
鐵	一三%	一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氮	六八%		
鐵礦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幾等於零
鋼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銑鐵		鋼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銑鐵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六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小將軍——郎國人

嚴秀峯

大源，是站在富春江畔的一個小鎮，從街上的竹枝山上可以望見那許多煙灶形成一個「？」號形，這裏有許多性情剛固的羣衆鎮靜的居住着。

離鎮向北不到十四華里的對面，就是在報上常見的師姑坪，山脚下便是已經敵人踐踏了一年多的富陽城，那邊沒有房屋，沒有人煙，祇有經敵人摧殘剩餘下來的幾堆瓦礫和一些長得和人樣高的荒草。

敵人的砲彈，常常從墳墓形的師姑坪上送到大源來，敵人的飛機又常常光臨大源鎮，炮彈，炸彈，炸燬了大源的房屋，炸死了大源的民衆，但是炸不壞大源民衆的「心」，每當炸後的地方，總是牆塌屋倒，血肉橫飛，這種悲慘殘酷的情形，只有更引起羣衆的悲憤與怒吼，只有更加強民衆抗敵的情緒與組織。

是的，大源的民衆不是大炮炸彈可以使他們屈服的！

二月二十七日，是一個陰暗的雨天，站在抗戰最前線的大源少年兒童隊，排着整齊的隊伍，挺着突出的胸膛，手裏拿着獻送的紅綠旗，嘴裏唱着悲壯的進行曲，一步一步着實地前進着，他們是在歡送他們的中隊長出征——打鬼子去。

少年兒童隊的隊長郎國人，是一個剛滿

十八歲的青年，平時那種沈着剛毅的神氣，使人一見就知道他是一個異常的青年。

他身材並不長大，却短小結實，頭上披着一頭金黃色的毛髮，在一個扁圓的臉兒上，又時常突出兩粒水晶似的眼珠，冒着鮮紅的血絲，好像發怒似的；這種現象當遇到了不平的事或者聽到了敵人暴戾的行爲時他是常常這樣的，扁闊的唇皮，使他生成一副流利的口才，每逢演講比賽，他總名列前茅，尤使人難忘的，是他演講時那種握拳頓足，拍桌打檯的姿態，這種過分激昂的表情，常常會激起聽衆大聲殺敵的怒吼，有時他講救國的理论，許多聽衆會被地吸引得睜眼聳耳，連呼吸亦不敢透地靜聽着，如此演講的天才，是一般高級演說家所不及的。

平時讀書非常用功，每當上課時，總是坐得直挺挺地聽着，別人不能回答的問題他都能答，對於服務不但熱心，並且負責，他對工作非常認真，從不疏忽，記得有一次開同樂會，他領導許多小朋友拿着青青的竹棒，當步槍樣的站在門口，那種處置有方的精神，又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

小朋友們都愛和他做朋友，每當夕陽西下他們砍柴歸來的時候，常常圍攏了他請他講故事。

國人的確是一個卓拔的青年，他非常堅

決，非常勇敢，而且生性爽直，這次他應征兵役抽中了籤，高興得幾乎發狂，他跳躍着去告訴小朋友，說就要到金華去受軍事訓練，不久可以上前線去殺敵人了。

許多天真活潑的小朋友，聽了這意外的好消息，都熱烈的跳到國人的家裏，有的送他幾個熟雞蛋預備他路上當點心，有的送他好多的茅豆。有的要求他常常帶給他們好消息，有的甚至哭着要跟他去打日本鬼子。

不一會，一間破屋的前面，站着一隊整齊的隊伍，當國人和一個送壯丁的人員走出來時，他們便跟着他的後邊送去。這時雨還在繼續的下着，冷冰冰的雨點落到每個人的身上，但他們的心上有着一個無比美麗的晴天！到五聖堂的時候，國人被美觀的晴天！到五聖堂的時候，到揚子坊，他們才戀戀不捨的回來。

臨別時，國人以大哥的口吻對他們說：「親愛的朋友們，希望我走後，你們依舊好好的受訓練，不要懈怠，等我殺退敵人的時候，再回來見你們。」他聲音有些發顫啦，眼眶中亦有些濕潤了。他們流着熱淚，勉強揮着獻送的旗子，望着國人短小精幹的身軀，眼睜睜地看着他的背影，一直到看不見為止。這時淒涼的雨還是下着，國人踏着溼滑艱難的道路一步步的前進，他懷着一顆灼熱將要燃燒的心，去完成他久遠熱望着的殺敵心願去了。

編者按：郎國人與予曾見一面，誠樸勇毅，爲山地人物典型，山地人類郎國人者比比皆是，要在手有人真能激發其愛國熱忱，而恤其家族，則慷慨從軍者必多，此政治工作之所以可貴也。

流寇隊長

王震之
執筆

莫耶 左明 崔鬼 孫強 沈停 張季
張庚 李伯釗 王震之 集體創作

版權保留

第三幕

時間 第一幕後五天

地點 劉家村一個人家的前面

人物 丁效忠 陳元龍 孟連聲
吳老超 曾國富 徐展如
袁占魁 姚二嫂 沈木鐸
哈二虎 呂 靖 余老頭
劉大運 劉家村農民游擊隊員

佈景：劉家村裏的一角

一間農家的草房，佔據了舞台的一角，草房後面繞出一條小路是通村外面的，另外有一條路通到村子裏。

舞台上置景石碾等物。

下午四點鐘的時候，

幕啓：一派齊，而有力的歌聲，越唱越遠了，陳元龍扶着牆角在喚丁效忠。

陳：丁大哥！丁大哥！你到那兒去？

丁聲：沒有事溜！

陳：別出去溜啦，回來吧！

丁聲：有事嗎！

陳：你回來，我跟你說話。

（丁效忠還沒有回來，孟連聲却從房子裏走了出來）

孟：丁大哥又要到那兒去。

陳：誰知道呢？他臉上包的那塊布還沒有取下來，就滿村子裏轉溜。

孟：這可不大好，這村子裏防得那麼緊，總是跑進跑出的，給人家放哨的說兩句，不是臉上也不好看嗎？

丁：（從牆那旁走過來）老陳你叫我幹嗎？

陳：沒有什麼事，我是不叫你沒有事出去瞎溜躑呢！

丁：我想去看：人家下操的，聽！人家的歌兒唱得整齊。

孟：你老了你臉上還掛着幌子呢！

丁：他媽的真到霉！一個彈子兒擦過去的傷，會鬧大發了，現在裏面都生了膿了。

孟：當初你一掛彩，就聽了指導員的話，包起來，別動他，現在早好了。

丁：我以為揉破了一點皮要什麼緊呢？隊長看着我總往外流血，叫我抓把土揉一揉，誰知道一揉就揉壞了。

孟：隊長一個老粗，那兒懂得這些個，這些事還是得問指導員呂同志，人家這些上過洋學的，懂得衛生學，

陳：我倒真沒看透，徐展如那小子斯斯文文的打起仗來可真不會糊，隊長聽見了槍響，不知道是那兒打來的，都心慌了，竟顧了拉着他那大紅鞋往前跑，要沒有人家徐展如在後面釘着，咱們不給鬼子打垮了，也得給那村裏的老百姓收拾了。

丁：媽的！我真沒有見過老百姓有那麼壞的，他們敢動來繳隊伍的槍。

孟：本來也難說，咱們住在人家那裏糟蹋人家，等着打起仗來，人家還不給你一下子嗎！

陳：（自覺慚愧地）真怪難為人家的，咱們卸了人家的槍，

陳：後來我聽指導員說，那天晚上就沒有一個日本兵，都是村裏村外的漢奸，聯起手來，想着解決咱們呢？

丁：我日他姐姐，這一羣漢奸真他媽的不是人揍的多會兒給老子抓住了，吊起他來得火燒死他個小舅子的，咱們跟着他惹着他嗎？想盡了法子跟咱們搗亂，你說我這一回掛彩冤不冤呢？

孟：哼！這一羣漢奸，要不是咱們自己的人勾來的才算怪呢？

陳：老孟，你是說他不是？

孟：誰？

陳：指導員，

孟：是啦罷！老陳！你別再上人家的當給人耍着玩，是好人，是壞人，王八，鬼子，賊打這一回仗，全都看出來了，憑良心說咱們這一回往這里退，招呼隊伍，指揮打仗前前後後的那一個地方沒有人家行呀！人家還是剛剛叫咱們卸了槍的人肚子裏一肚子的冤枉換一個別人早跳腳不幹了。

人家一句話也沒說，打起仗來比誰都賣命，指揮調動又真有兩下子。

丁：我跟幾個人叫他媽的漢奸困起來了，要不是他來把我們接出來，那天我們幾個人的命，早死在那村裏了，想起了那天咱們跟着劉大運吵，卸他的槍，對待人家的那種樣子，這兩天碰見了他我臉上還怪下不來的呢？

陳：他對你怎麼樣？

丁：就是因為人家對待咱們太好了，滿像沒有那回事一樣，才透着咱們不是人呢？我直想多會找一個時候跟他說開了……

孟：這倒用不着，指導員心裏明白這件事，不會怪別人。

丁：（悔恨的）噫！當初就是應該聽劉大運的話。

陳：你提起劉大運，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

孟：什麼事！

陳：那小子今天早晨來找我（抬頭看見有人走過來，縮住口不說了）

丁：你說呀，那小子怎麼啦？

陳：（使一個眼色）吳老趕來了

孟：（抬頭看見很親切的招呼着）老趕！這兒來。

吳聲：我不去，我還有事呢？

孟：來罷，這兒來罷！別總是把那件事攔在心裏化不開，自己的哥兒還能老存着彆扭嗎？

吳聲：孟大哥：我忙着呢。……

孟：什麼事兒呀！那麼忙！過來坐一會兒，（說着跑下）

丁：（向陳懺悔的）吳老趕還記着那天卸槍的仇，心裏不痛快呢！

陳：老趕！你是不是還爲了那天卸槍的事，不痛快咱們哥兒們呀！有話說開了，老趕在腦子裏我心裏怪不對勁。

吳：沒有什麼！

孟：老趕，你是老實人，什麼話別攔在肚子裏，當面說開了就算了。

吳：這兩天沒有什麼了，前幾天我連你們的面都賴得見，後來，指導員跟我一說，我全明白了。

陳：這可是你的真心話。

吳：我這人就是有一句說一句，我心裏煩誰，從我的臉上就看得出來。

丁：真要是這樣，老趕，那算你夠朋友，我總怕你有話攔在肚子裏不說，你，你說出這話叫我給你行禮賠不是，磕個頭都成。

吳：咱們用着來這一套，往後走着瞧罷！你們這兒坐着，我還有事呢！

孟：你忙什麼呢？

吳：還有幾個掛彩的弟兄沒有送走，我去招呼一下子。

孟：咱們的傷兵病號都送到那兒去了。

吳：都是本地的老百姓給送走了再打起仗來，咱們簡直不用操一點心。

陳：（怪覺得新奇的）這兒的老百姓可真不壞，查哨，放崗，送信都是人家來幹，咱們的傷兵病號他們還管藏起來送了走。

吳：這兒的老百姓本來就好，咱們到這兒來又不像從前在那村裏一樣的糟塌人家，自然什麼地方都可以幫忙了，我聽指導員說，將來咱們走的時候有不少老百姓加入咱們的隊伍跟着咱們幹呢。

陳：那好極了！

吳：我走了！（說着一個人走了）

陳：（望着他的背影）老趕，真夠朋友！

丁：我就喜歡這種人，有什麼話，（忽然想起了剛才的話）唯！你剛才還有一半話沒有說完呢，劉大運那小子怎麼啦！

陳：劉大運那小子又跑到我那兒去，說指導員的壞話，還想着挑着我鬧事，叫我一頓臭罵給罵走了。

丁：那小子，下回再說什麼誰也別答理他，看他還有人味兒沒有了。

（正說着曾國富匆匆地跑了來，嘴裏低低的喚着）

曾：丁大哥！丁大哥！

丁：什麼事這樣慌慌張張地。

曾：嘿！剛才隊長把我叫到他屋裏去，給我一包煙捲兒……

（跑得喘不過氣來）

孟：瞧，一包煙捲兒就美成了這一個樣子。

曾：不，你聽我說呀，他跟我說了好些話，叫我把你們幾個人找去，說要跟你們商量一件事呢。

丁：他搜着大紅鞋睡着去得了，還找咱們哥兒們有什麼事。

曾：既是隊長找咱們，咱們就去

一趙，多少年的老弟兄了。
 丁：我不去！他手下又有大紅鞋，又有劉大運還才少咱們哥兒幾個嗎？

曾：他找了你們一會子，就是去一去有什麼關係。

丁：你拿了你的煙捲你去她！我不去。

陳：（遲疑地）去一去我想不大要緊罷！

孟：我看不去也沒有什麼？你們還不知道呢，他自從來到這村子裏以後，各處碰了幾個釘子，這兩天話也不大說了，今天找咱們去，指不定他又有了什麼路子了呢！

丁：你跟他說去，沒工夫，咱們不去！——衆人還在遲疑着，房子那邊徐展如背着身子和沈木鐸談話。

徐：你快去！多找幾個人各處去找找她，別出了什麼事情。

沈木鐸：好的！我立刻動員去！

徐：（轉過身來，看見他們在這裏）怎麼？你們都在這兒？

孟：對啦！

徐：（走過來，看了看丁效忠的臉）好一點了嗎？

丁：（悲謹的，拘束的，）報告指導員，好一點了！

同川中近可有威

趙龍文 三月

燕子呢喃歸舊巢，錦江近事話終宵；將軍儘有連雲第，戰士曾無敵綈袍；盡瘁武侯終耿耿，無腸阿斗自陶陶；不緣鐵鳥時常見，直認偏安作盛朝！

徐：膽還多不多了！

丁：沒有多少，過兩天就許好了。

孟：指導員，你剛才派人去找誰？

徐：呂同志出去了一天，沒有影子，我怕她出了什麼事情呢！

孟：怎麼，呂同志不見了？

陳：他到那兒去了呢？

徐：不知道，她出去也沒有跟我說一聲。

孟：徐同志，我看這兩天呂同志一個人總是垂頭喪氣的，連話也不多說一句，彷彿有什麼心事似的，……今天忽然這樣的不見了，也許會……

徐：這事情，真奇怪了，自從咱們到了這個地方以後，紀律比從前嚴多了，誰也沒有隨

隨便便的出去過，今天的這件事情倒叫人想不到的。

孟：指導員我沒有事，你派我出去找她罷！我可怪不放心的呢！

徐：你去？——不用了，已經派出去好幾個人了，我們等等他們的回信再說罷！

（雖然他極力的要表示出這件事情的並不嚴重，但他自己焦灼疑慮的眼光，却引起了他們更大的不安，沈默了半天。）

丁：指導員，你想，呂同志他會不會……

徐：同志們：先不用爲了這件事，情太担心了，——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罷！

陳：什麼好消息？

徐：這村子裏有好多老百姓預備

加入我們的隊伍呢！下

我們離開這裏的時候，我們的人一定會比以前多的了。

曾：指導員，這裏的老百姓怎麼會願意跟着咱們走呢？

徐：他們本來都是受過訓練的，百姓，早就有心要跟鬼子們去拚一拚呢，這一個咱們的隊伍來了以後，他們有很多

的想着將來就跟着隊伍走！同志們！平常沒有事的時

候可以常常找老百姓跟他們談一談，他們懂得並不比咱們少，多談談話大家都有好處。

孟：是！

徐：好啦，你們在這兒歇着吧。

（衆人恭謹地敬禮，徐也點頭走下去了。）

（未完）

南京圖書館藏

審覈證教字第五號

社址：金華 八詠門外紫岩路一號